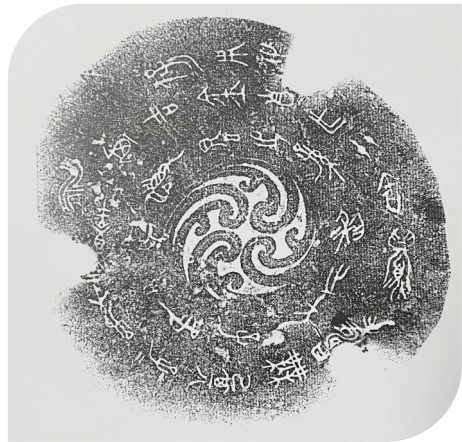


尸祭缶盖铭文拓片



# 3200年前，成就吴文化的一次礼让

中国自古就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仪文化源远流长。礼之本为人，礼之质则为敬。

远古的人类对火山、地震、电闪雷鸣等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便认为天地间有神的力量，有鬼的存在。出于对天地鬼神的惧怕、敬仰，人们就会举行一些仪式，用物品来祭拜。这，就是礼的萌芽。

文献记载，蚩尤时代的原始祭祖仪式，称之为尸祭。尸祭要找一活人为“尸”，充当已经死去的祖先来接受祭拜。充当“尸”的人，一般是受祭者的孙子。

为什么“尸”要是受祭者的孙子呢？

在母系氏族制社会时期，普遍的婚配方式是“族外婚”，部落里男性氏族成员的儿子要“嫁”到外族，到了孙子又重新回到部落内。因而祖辈和孙辈属于同一个氏族部落，父辈和重孙辈则属于另一个氏族集团。以李衡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原始的两合氏族婚姻集团向地域性的两合氏族婚姻集团进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昭穆制度，这种现象是由男孩在集团或组织中身份地位的变化而引起的。

“尸”还有性别的要求：如果受祭者是男性，“尸”必须是男性；如果受祭者是女性，“尸”也必须是女性。女性之尸一定要找异姓之女（不同于夫家的姓）担任。

尸祭仪式开始时，“尸”进入祭祀的宗庙坐在高高的位置，先将祭品插入酱或盐中，然后取出来祭祀。祭祀要喝大羹，就着调料吃菜肴，要吃九饭。众人向“尸”献酒，丧主初献，主妇亚献，来宾之长三献。三献之礼完毕，为“尸”饯行，也像先前那样行三献之礼。最后，“尸”出室下堂。

在整个尸祭过程中，尸的主要任务就是代表祖先吃吃喝喝，不干什么具体工作，所以后来就有了成语“尸位素餐”。又因为作为“尸”，是很庄重的事情，要端端正正，不能乱动，孔子说：“寝不尸”，意思是说，在睡觉的时候，可以随意点，不必像“尸”那样死板。

这个仪式流行于夏商周，直到西汉时才废除。考古发现证明，镇江是悠悠三千多年吴文化的发祥

地之一。1984年，镇江大港北山顶发现春秋吴王余昧墓，出土鸠杖、余昧矛、甚六罇钟、甚六鼎、甚六组钟、编磬等青铜器及其他文物400余件，其中15件带有文字，文物现藏南京博物院。

其中，一件名叫“尸祭缶”的文物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这件缶的盖上刻铭文三圈，计31字：内圈“口君之孙口剩(利)之元子弟尸祭”，中圈“口其吉金自乍(盥)缶，口口(眉寿)无口(期)子：孙：”，外圈“永保用之”。学者们的考释结果因认识不同而大相径庭，有观点认为，“尸祭”为余祭，是器主；亦有观点认为“尸祭缶盖”是尸祭的重要实证，此处存疑。

礼仪是各国逐鹿会盟的内在动力，青铜礼器是文化交流的实物佐证。在嫁娶姻亲的仪式过程中，在烹食煮酒的日常生活中，吴国贵族学习中原礼仪制度，保持礼尚往来。北山顶春秋墓除了各类吴国器物外，还出土了徐国器甚六鼎、甚六罇钟、甚六组钟等。这些珍贵的青铜礼器带给我们3000多年前贵族们“钟鸣鼎食”的生活图景，带给我们春秋时代贵族们的生活细节，以及吴国贵族与周边诸国交流的实物例证，也说明了中原文化与吴地文化的交互传播。

吴文化是吴地区域文化的简称，泛指吴地从古至今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成果。当前学界大致认为吴文化是一种复合文化，是中原文化与原有土著文化的融合和生发。依据考古和城市文献，吴文化发源于宁镇地区。

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正是3200年前的一次礼让，成就了今天的吴文化。

相传距今3200年前(约在商代晚期)，陕西岐山周部落的首领周太王有三个儿子：泰伯、仲雍、季历。季历有个儿子叫姬昌。周太王在世时，因钟爱孙子姬昌，表示想把首领之位传给季历，而按照商周时期父子继承和兄弟及的继位传统，首领之位理应先由长子泰伯继承。大哥泰伯和二弟仲雍得知父亲的心愿后，双双奔吴，避入荆蛮之地，断发文身，以让位于季历。于是，得以季历继位。季历死后，其子姬昌继位，成就一段礼让佳话。姬昌即日后著名的周文王，是周朝的奠基者。

在荆蛮之地，泰伯、仲雍与当地的土著人为伍，受到当地人的爱戴，成立了“勾吴”奴隶制国家，这就是“吴”的形成。

泰伯、仲雍让贤南来，开启了吴文化的史诗篇章。  
(张剑 马彦如)

## 镇江评话版历史故事——寄奴正传(十七)

范德平

刘裕拿下京口后，向四方发出讨桓檄文，挥兵直指建康。他任命孟昶为长史，镇守京口，任命檀凭之为司马，家乡的老百姓看到刘裕要打桓玄，有千把号人哄着跟他一起扣。

桓玄赶忙调兵遣将，准备讨伐刘裕。加扬州刺史新安王桓谦为征讨都督，以殷仲文代替桓修为徐、兖二州刺史。桓谦请求马上遣兵出击。桓玄说：“刘裕部众气盛，你先屯兵建康城北的覆舟山，按兵不动，蓄势以待，等待刘裕等人走到那块气势已衰，那时就成不了什呢气候了。”桓谦嬉大六刚不当回事，他对桓玄说：“刘裕等人都是乌合之众，事必无成，陛下何必担忧！”桓玄劝桓谦不要摆胜，哈是不要大意为好。他说：“刘裕称得上是一世之英雄，刘毅家徒四壁，但是玩樗蒲的时候敢下百万的赌注，何无忌酷似其舅刘牢之，共举大事，何谓无成！”

三月初一，两军在江乘(现在的句容北面)摆下阵势。桓玄麾下猛将皇甫之担当先锋，双方正要开打，朱龄石面有难色，他对刘裕说：“龄石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乞在军后。”朱龄石为什呢不愿意和桓玄的人马兵戎相见呢？哪晓得当年朱龄石的父亲朱绰与袁真不和，袁真据寿阳反叛，朱绰跟从桓温去讨伐。城破，袁真已死，朱绰发棺戮尸。朱绰因这件事激怒了桓温，桓温急吼吼准备动刀杀了朱绰，幸亏桓冲出面求情，朱绰小命才算保住。听到这么一说，刘裕非但没怪罪朱龄石，反倒觉得他是重情重义的人，也就答应让他先歇个半，率部殿后。

刘裕手执长刀，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刀刀杀气腾腾所向披靡，不消几回合敌阵溃散，皇甫之被斩杀。刘裕率部众大罗架子进了建康城，走到罗落桥时，与桓玄的大将皇甫敷数千人马迎头大撞，刘裕派先锋宁远将军檀凭之出击，檀凭之战败被杀。刘裕率部奋勇激战，却因皇甫敷人多，被重重包围，刘裕只好背倚一棵大树和皇甫敷硬撞，悬大悬就要被俘了，幸亏这刻刘裕后续部队连枪是枪及时赶到，有人一箭射在皇甫敷脸上，皇甫敷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对刘裕说：“君有天命，以子孙为托。”刘裕应允，平定桓玄之后践行诺言，厚抚其孤。

桓玄听到自敢的两员大将都战死了，心头吓得怕，赶燥召来一些方士做关槽三，对刘裕施行巫术，又不停地问群臣：“朕要失败了吗？”吏部郎曹靖之是个实诚人，他说：“人民怨恨，神灵发怒，臣实在担心。”桓玄奇怪地问：“人民或许可能会怨恨，神灵为何会发怒呢？”曹靖之回答说：“您把晋室的宗庙，先是迁到琅琊，后来又迁到寻阳，而我们楚国自己甚至连祖宗都不祭祀，这就是神灵会发怒的原因。”桓玄说：“那你为什呢不早说？”曹靖之说：“您宠信的大臣们都认为现在是像尧舜一样的时代，臣怎呢敢说哟？”

桓玄气鼓唠叨，穷急吼骤命桓谦、卞范之率兵两万出城御敌。建康守军中有不少都是刘裕旧识，他们本来就无心恋战。刘裕军轻装进至覆舟山以东，使老弱布疑兵，迷惑桓玄。桓玄急调武卫将军庾曠之率精兵出援。刘裕与刘毅联手突击桓谦军，又借风纵火，桓谦大败。桓玄闻报，来不既地带着儿子桓升、侄子桓俊，在几千部众的护卫下，从南掖门仓皇出逃。在路上碰到参军胡藩，胡藩劝他组织抵抗，桓玄头都不回，只顾用马鞭指天，意思是说“天亡我也！”就这扛颠得了，到了江边乘船西逃。沿途桓玄常常扛皮，有时整天吃不上一顿饭，护卫弄来一颜颜米煮粥，稀汤寡水不熬饥，找来一些粗粮，又咽不哈扣，小儿子桓升抚慰他，在他胸前背后使劲按摩，桓升还是穉童，纯属“后浪”，当是蓄在老爸身上撒娇的年纪，尚能有如此举动令随行者唏嘘，桓玄也悲不自胜。  
(未完待续)



### 木兰花慢·江行晚过北固山

□ 蒋春霖

泊秦淮雨霏，又灯火、送归船。正树拥云昏，星垂野阔，暝色浮天。芦边，夜潮骤起，晕波心、月影荡江圆。梦醒谁歌楚些？泠泠霜激哀弦。婍娟，不语对愁眠。往事恨难捐。看莽莽南徐，苍苍北固，如此山川！钩连，更无铁锁，任排空、檣櫓自回旋。寂寞鱼龙睡稳，伤心付与愁烟。

蒋春霖(1818-1868)晚清词人。字鹿潭，江阴人，寄籍大兴。咸丰中曾官至两淮盐大使。早年工诗，中年一意于词，与纳兰性德、项鸿祚有清代三大词人之称，所作《水云楼词》以身遭咸丰间兵事，特多感伤之音，诗作传世仅数十首。

木兰花慢是词牌名，为柳永始创。本词中，“正树拥云昏”语出杜甫《返照》诗中的“归云拥树失山村”句。“星垂野阔”语出杜甫《旅夜书怀》诗“星垂平野阔”句。暝色，指夜色。《楚辞·招魂》中常用“些”字作语尾，故曰“楚些”。晋武帝咸宁五年，大举伐吴，遣龙骧将军王潜等下巴蜀，吴人于江中要害之区，以铁索横截之，故曰“铁锁”。排空，形容众多、气势浩大。檣櫓，指战船。自回旋，表示随意出入游弋。“寂寞鱼龙”化用杜甫《秋兴》诗“鱼龙寂寞秋江冷”。

伤心二字是全词主体。上片写自金陵移舟东下沿江所见及夜深梦醒之哀绪；下片写词人面对北固山感事伤时、忧国如焚之壮烈情怀。把一种沦落之感和无国无家的情绪，都写得深透无匹。而一腔温柔忠爱的心迹，竟与屈原、杜甫出一辙。  
(杨冷 整理)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

